

大家小书

儒者的智慧

郭齐勇 著

北京
北京



儒者的智慧

郭齐勇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者的智慧 / 郭齐勇著.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9.3

(大家小书)

ISBN 978-7-200-14434-5

I. ①儒… II. ①郭…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 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17652 号

总 策 划 : 安 东 高立志 责任编辑 : 高立志

· 大家小书 ·

儒者的智慧

RUZHE DE ZHIHUI

郭齐勇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总 发 行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12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0-14434-5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总 序

袁行霈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

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自序

我于2015年11月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讲学，出任新亚书院第二届“新亚儒学讲座”主讲。我很惭愧获此殊荣。

新亚书院由著名学者钱穆、唐君毅创办，是香港中文大学初成时的三大书院之一。新亚书院人文主义的理想，成为香港中大的精神与办学宗旨。新亚书院举办了多个学术文化讲座，如“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儒学讲座”等，是高端的学术平台，每年邀请世界杰出学者演讲，成为国际学术交流的品牌，深获学术文化界重视。“新亚儒学讲座”由新亚前任院长信广来教授创设，梦周文教基金会赞助，正式创立于2013年，旨在弘扬儒学，探讨儒家思想对个人、社会，对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的意义。第一届“新亚儒学讲座”主讲为杜维明先生。

根据“新亚儒学讲座”的安排，我作了三场演讲：《“亲

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伦理与法理之反思》、《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礼记〉哲学诠释的四个向度》。三场报告分别面向学生、市民与学者。此次访港，我还应邀到香港科技大学演讲了我有关楚简的一项研究成果。

返回武汉不久，接到北京出版集团熊术之先生的来电，他在网上看到我在香岛讲学的信息，建议我以香港诸演讲为基础，再加上几篇论文与讲稿，出一本小书，纳入该社“大家小书”丛书。当我知道“大家小书”的作者是蔡元培、罗庸、嵇文甫、赵朴初等先生时，大为惶恐，拒绝了这一建议。吾人后生小子，怎敢与这些前辈大师相提并论？况且业师萧萑父先生尚未列入其中。

经熊先生再三劝说，我同意由北京出版集团先重版市面已罕见的恩师萧公之《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再编一本萧公的文集纳入“大家小书”丛书之后再出我的小册子。《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于去岁由北京出版集团之文津出版社新版后，我和熊术之先生不揣简陋，商讨选定萧公之纳入“大家小书”的文集《中华慧命续千年》，又由熊先生嘱托，赘《贯通的诗哲》一篇为萧公该集的代前言。

于恩师著述整理稍尽绵薄之力后，我勉为其难地将近年的一些演讲与旧文编成拙书。主要由我在新亚儒学讲座上的讲

稿，在国家图书馆部级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讲稿以及提交国际会议的学术论文组成。

根据本丛书编者的意图，应尽可能做到深入浅出，故本书收录各篇，注意到便利读者从一定角度走近儒学，理解其精义。拙书不妥之处，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

是为序。

郭齐勇

戊戌春于武昌珞珈山麓

目 录

- 001 / 一、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
- 033 / 二、王阳明与《传习录》
- 069 / 三、“亲亲相隐”与“大义灭亲”的伦理
与法理之反思
- 098 / 四、《中庸》及其现代意义
- 123 / 五、《礼记》哲学诠释的四个向度
- 160 / 六、郭店楚简《五行》的身心观与道德论
- 180 / 七、再论“五行”与“圣智”
- 201 / 附录 专访郭齐勇：儒学是个整体，不能
割裂内圣外王

一、现代三圣：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

现代新儒学思潮，大体上有三代学人。第一代学人中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先生，三先生及其弟子交往甚密，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先分别介绍三先生的学术与人生，再讲他们之间的联系，他们的人格境界。

（一）三先生的行迹

梁漱溟先生（1893—1988）是一位性格特异、风骨嶙峋的人物。他是桂林人，但生长在北京。他并未接受过旧式教育，他的父亲很开明，让他在新式学堂里接受了小学、中学教育。1916年，梁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学习佛学的心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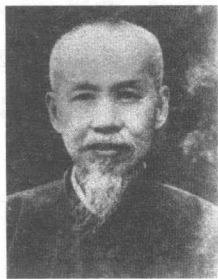
《究元决疑论》，很受北大蔡元培校长的赏识，蔡校长即与

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梁先生为印度哲学课程的特约讲师。在此前，梁先生曾经报考过北大，没有被录取。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梁漱溟没有考取北大当学生，却当上了北大的讲师。梁先生是二十世纪面对西化狂潮最早肯定中国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其实他是非常主张科学与民主的，而且积极参与了民主建国的政治活动。

梁先生是有操守有气节的人，他的骨头很硬，我非常佩服他的人格。我曾经五次到北京看望、拜访他，深深地为他的精神所折服。他是一位真儒，决不趋炎附势。他有自信力。1941年他在香港主持民盟事务，创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他坐小船回来，非常危险，但他若无其事，心地坦然。他说：“我相信我的安危自有天命。”“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他说，孔孟之学的意蕴，中国文化在人类的地位，只有我能阐发，我还有三本书要写，我怎么能死呢？天怎么会让我死呢？梁先生就是这样自信，这样有担当意识的人。这很有一点像孔子。如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那样。新中国成立前夕，他代表民主团体到昆明调查闻一多、李公朴遇害案，在群众大会上痛斥国民党特务。他说，民主知识分子是杀不绝的，你们有胆量就朝我开枪，我不怕死。

抗战时与抗战后，他曾经两度去延安，曾经与毛泽东多次交谈，乃至在窑洞同榻而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多次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但拒绝了毛主席让他在政府中任职的建议，又多次对内政外交提出不同意见，终于酿成1953年与毛主席直接冲突的“面折”局面。梁公然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要试一试毛泽东的“雅量”。1974年，他发表《我们今天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反对以非历史的观点评价孔子，反对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为刘少奇、彭德怀鸣冤叫屈。梁先生的哲学主要是文化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他的哲学已经与他的生命融合在一起。

熊十力先生（1885—1968）与梁先生一样，也参加过辛亥革命。湖北黄冈熊子真先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只读过半年私塾，从没有受过任何新式教育，要说文化程度，比梁先生低得多。熊十力生长在贫瘠乡间的一个贫苦农家，幼时为人牧牛。他十三四岁时，父母相继病亡。日后他只是在父亲的朋友何桎木先生处读了半年乡塾。十六七岁时游学乡间。不久，他与同县何自新、浠水王汉共游江汉，受到维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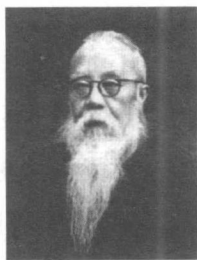
派影响，读孟子、王船山、顾亭林书，萌发革命之志，欲物色四方豪杰，共图天下事。为“运动军队”，熊氏投武昌新军第三十一标当兵。1905年，熊氏由行伍考入湖北新军特别小学堂为学兵，宣传革命，联络同人。次年春，熊加入日知会，并发起组织“黄冈军学界讲习社”，主持该社的革命活动。由于熊氏在军学界图谋举事，奔走甚力，遂被鄂军首领张彪所通缉，幸为友人掩护，秘密出逃。武昌起义后，熊氏曾任湖北都督府参谋。民国元年，他参与编辑日知会志。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曾去江西德安耕读、教书。1917年至1918年，他曾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他目睹鼎革以还，世风日下，“党人竞权争利，革命终无善果”，军阀官僚贪鄙、淫侈、残忍、猜妒、诈骗、卑屈、苟且、伪善，党祸至烈，士习偷靡，民生凋敝，人道灭绝，痛惜“党人绝无在身心上做工夫者”，慨叹“由这样一群无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遂慨然弃政向学，研读儒佛，以探讨人生的本质、增进国民的道德为己任。这是熊十力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他曾自谓：“决志学术一途，时年已三十五矣，此为余一生之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熊十力早年就有佛学的“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意识。他是自学成才的，特别有天赋，有悟性。

熊十力先生是一个怪才，他从他的老师欧阳竟无先生那里走出来，批评佛教唯识学，创立了融会儒佛的“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佛学界对他有不少批评。他在北大讲课，或与友人交谈，谈到重要的地方，往往情不自禁，随手在听讲者的头上或肩上拍一巴掌，然后哈哈大笑，声振堂宇。学生们都不敢坐第一排，怕熊先生“棒喝”。有的人躲在最后一排，他就从最后一排敲起。朋友们与他谈话，也不敢靠近他。据说张东荪教授与他交谈时也被他拍过巴掌。他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抗战时期，熊十力入川，颠沛流离，生活拮据。他凭着对国家、民族、人民和传统文化执著的爱，自甘寂寞，乐以忘忧，勉力著述讲学。熊氏哲学体系之充实、发展、完善并在国内哲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亦是在抗战期间。抗战末期出版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和《读经示要》是他的思想成熟、体系完成的标志。

孔子被拘囚于匡地时，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当公伯寮向季孙进谗，毁谤子路时，夫子坦然地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孔子基于上天不会丧掉斯文的信念，自觉身系斯文之传的使命和文化神州之安危，是文化托命之人。熊十力先生二十

世纪三十年代在北平居住时，曾自题堂联：“道之将废矣，文不在兹乎？”熊先生以“上天将斯文属余”的气魄承担着中华文化的慧命。

马一浮先生（1883—1967）是一位大名士，大隐者，大儒，理学大师，又是著名的诗人与书法家。他早年到美、德、日游学，第一部《资本论》就是他带回中国的。他是绍兴人，长年隐居杭州。以前蔡元培校长请他到北大去任教，他以“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八个字回绝。抗战军兴，才出山讲学，他随浙大迁居江西泰和、广西宜山，讲学的内容后来编成《泰和会语》、《宜山会语》。1939年，马先生到四川乐山办复性书院，有《复性书院讲录》6卷。马先生认为，六经可以统摄一切学术。马先生的儒释道的学养特别深厚，佛学造诣颇深，对宋明理学也有精湛的研究。



抗战时在后方，蒋介石常常召见一些学者去谈话，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等都分别去见过蒋。据说这都是陈布雷的安排。我曾在贺麟先生家亲耳听贺先生对我说过，蒋委员长会见他们这些哲学、人文学教授之前，还确实读过他们写的一两种

书，在上面圈圈点点，见面时还针对著作问一两个问题。马先生见蒋是在抗战初，办复性书院之前。特别有意思的是，据说马向蒋讲两个字：“诚”、“恕”。他希望蒋“恕以接人，诚以开务，以国家复兴为怀，以万民忧乐为念”，强调“诚即为内圣外王之始基”。据说蒋对这种劝诫甚为不快。事后，友人问马先生对蒋的印象，马的评价很有趣，他说蒋“英武过人而器宇褊狭，缺乏博大气象”。他说蒋“举止过庄重，杂有矫揉”。他评价蒋是“偏霸之才，偏安有余，中兴不足。比之古人，不过是刘裕、陈霸先之流人物”。这个评价是很确当的。大家都知道，刘裕是南朝宋的建立者，即宋武帝，虽代晋称帝，但没有统一中原。陈霸先是南朝陈的建立者，即陈武帝。这两个王朝都是短命王朝，都没有完成统一大业。大概从心胸、气度和霸业上看，蒋不过是宋武帝、陈武帝之类人物，后来的历史果然验证了马先生的判断。

（二）三先生的交游

1919年，熊十力执教于天津南开学校，教国文。这年暑假之前，熊先生曾写信给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先生，大意是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已经拜读，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谈。梁先生1916年发表

的《究元决疑论》的第三部分，对熊先生1913年在《庸言》上发表的《健庵随笔》批评佛学“了尽空无，使人流荡失守，未能解缚，先自逾闲，其害不可胜言”等提出批评，认为熊氏不了解佛学的真义恰恰是使人有所依归，不致流荡失守。暑假，熊氏由天津到北平，借居广济寺内，与梁先生讨论佛学。两人一见面就畅谈起来，但因看法相左，均未能说服对方。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此后梁、熊二先生交游了近半个世纪，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梁先生此时劝熊先生好生研究佛学。1919年他已读过《唯识述记》。

梁漱溟二十四岁发表的《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他到北京大学担任讲席，也是缘于此文。经范静生先生的介绍，梁携带此文去拜访蔡元培校长。蔡先生看了此文，非常赏识，便与文科学长陈独秀相商，聘梁讲印度哲学。1917年10月，梁氏就任北大教席，就任时即向蔡元培申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1919年，梁先生的《印度哲学概论》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他的《唯识述义》（第一册）由北大出版部出版。1920年暑假，梁先生赴南京访学支那内学院（筹备处），求教于欧阳竟无大师，并介绍熊十力先生入院求学。暑假过后，熊先生没有再去南开教书，而是由德安去南京内学院学习佛法。从1920年秋至1922年秋冬